



点滴

较量

□ 尚九华

钓鱼其实是垂钓者与水中之鱼展开的一场斗智斗勇的较量。垂钓者抛出裹着鱼饵的钩，盼着水里的鱼能一口咬钩，最终被钓上岸来。水中的鱼大多是谨慎的，它们会一点点试探着咬食，观察鱼饵的动静，确认环境足够安全后，才会放心大胆咬上钩。

这场较量没有定数：有时是垂钓者获胜，鱼儿被拉出水面，丢了性命；有时是鱼儿占了上风，吃掉鱼饵后依旧安然脱身。但再厉害的垂钓者，也没法次次都钓上鱼来；再谨慎的鱼儿，也不可能次次都吃完鱼饵还全身而退。

水上的人和水中的鱼，这场较量从古至今一直延续着，究竟谁赢谁输，从来都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。

——摘自《今晚报》

“少欲”与“多情”

□ 罗振宇

东汉有一个当世大儒，叫郭林宗。有一次，他和两个人——子许和文生，一起去逛街。这个文生，是见什么就买什么；而子许，什么也不买。

后来有人就问郭林宗，子许和文生这两个人，哪个更贤德？郭林宗回答得很妙，他说：“子许少欲，而文生多情。”

子许就是那个逛街什么也不买的人，郭林宗不说他抠门，而是说他少欲，没有多少欲望。而文生，就是那个见什么买什么的人，郭林宗不说他欲望强烈，而是说他多情，见了什么都不想分开。

这个故事在提醒我们：我们平时总想用某种一致性的标准来评判别人，这样对世界更有掌控感。但是，这也会导致我们看不到别人的长处。

我们常说与人为善，其实这不仅是出于善良，更是因为我们手中有更多的评判标准。

——摘自《思维与智慧》



失去有时是为了更好的结果

□ 周广玲

朋友在城郊包了一片荒地，说要带我去看他的“世外桃源”。到地方一看，是一片刚栽了两年的果园。树苗还矮，枝条长得横七竖八。他正拿着大剪刀，咔嚓咔嚓地修剪那些疯长的枝条。我看着被剪落的枝叶，忍不住说：“长得多好，剪了可惜。”他没有抬头：“现在不剪，将来结的果子全是酸的。”说着，他又摘掉几个刚结的小果子。直起身擦了把汗：“一棵树能吸收的养分就那么多，贪多反而长不好。要想果子又大又甜，就得狠心，只留下最有希望的那几个。什么都想留着，最后什么都留不住。”

老家镇上有个老木匠，做事特别认真。他有个规矩：不管多好的木料，只要发现一点虫眼或裂缝，哪怕只有米粒大小，也坚决不用。有人劝他说，反正要上漆，这点小问题根本看不出来。他却说：

“木头是有灵性的，你糊弄它，它就糊弄你。现在看着没事，等过两年受潮受热，问题就会暴露，到时候整个家具就毁了。与其这样，不如一开始就舍弃。”当时觉得他太较真，现在想想，这才是真正的工匠精神。

人生总是充满矛盾。我们既想功成名就，又渴望岁月静好；既想广结人缘，又追求独善其身；既想争分夺秒，又向往闲云野鹤。结果往往是精力分散，一事无成，徒留疲惫。我有个小学同学，曾经就是这样。他白天上班，晚上经营淘宝店，周末还要接摄影的活儿。朋友圈里满是励志语录和加班照片。实际上，淘宝店生意惨淡，工作频频出错，摄影水平也停滞不前。

后来他决定关掉淘宝店，放下摄影副业，专心投入本职工作。去年再见面

时，他已经是公司的项目主管。闲暇时偶尔拿起相机，拍出来的作品反而比从前更加出色。他感慨道，以前总是什么都想要，现在才懂得，有时候学会放弃，反而能腾出双手，握住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。

老子《道德经》中说：“少则得，多则惑。”我们追求得越多，反而越容易迷失。

人生中总有一些可有可无的社交关系，一些一时兴起却难以持久的爱好，一些遥不可及却始终放不下的欲望，以及那些积压多年的执念。这些都需要我们学会适时放下。放下时难免会不舍，就像果农修剪果树时，看着那些嫩绿的枝条被剪下也会心疼。但等到收获的季节，看着树上结出的饱满果实，就会明白所有的舍弃，其实都是为了更好的收获。

——摘自《广州日报》



网络，是无边无际的吗

□ 周云龙

有人说，网络世界的特点，不是“有”而是“无”：无边无际。

网络本身由服务器等物理设备构成，并受制于技术等条件。而线上活动却给人“无限”的体验和感觉，其内容往往丰富到难以穷尽。

不过，网络是局部的、分众的、圈层的。家乡小城的文友，退休后，在网上建了一个文学公众号。起初，他只是想给自己的文字找个安放之处，没想到公众号一下子把与小城有着联系的文字爱好者都激活了。这是小城的第N个公众号，其实浏览发现，每个公众号，都有特定的人群。

互联网就像一片大海，一眼望去，似乎没有尽头，但是，对许多个体而言，它其实又是“有界”的——真正长期停留的，往往是家门口那一小片熟悉的海湾。

这个“界”，是时间框定的总量。一天24小时的刚性额度，让注意力此消彼长，总量恒定。这个“界”，是兴趣筛出的方向。人们的眼光自带筛选机制，仅为真正上心和事停留。兴趣在哪，边界就在哪。这个“界”，是关系聚成的圈层。亲友、同乡等血缘、地缘、业缘关系，将人们吸附于特定圈群。

三重边界，从不孤立：时间总量框定精力上限，兴趣方向指引精力投向，关系圈层又反哺兴趣，让人甘愿投入时间。三

者划定了每个人在网络里的活动半径。事实上，那些面向大众的社交媒体账号，其核心活跃用户通常是围绕共同背景和话题形成的“熟人”群体。他们可能分布全球，却构成了一个流动且开放的“熟人社会”。

我们虽然拥有连接世界的的能力，却常常流连于网上的“熟人社会”，或许是因为它能提供一种踏实的归属感——这份“网感”里，藏着更真实的在场感、更深刻的连接感、更可靠的信任感，并叠加了即时反馈与集体叙事的乐趣。

理解网络的“有界”，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使用它：与其在信息的大海里漂流，不如找到宁静的港湾停泊；与其追求虚幻的“大流量”，不如深耕脚下的“三分地”。当然，我们也需警惕，“有界”的舒适区若被算法强化、被主观封闭，可能会演变为“信息茧房”，即主动或被动地陷入单一信息圈层，隔绝异见的“风”、新知的“光”。

网络很大，大到装得下全世界的声音；网络也很小，小到只剩下你真正关心的那几个人和那几件事。科技不断为人们打开通向无限的窗，而生活的智慧，则在于如何适时关上那扇属于自己的门——在喧嚣中守护内心秩序，在连接里保持独立自我。

——摘自《今晚报》

文苑

善良的打动

□ 崔新娟

被后人尊为“医圣”的东汉医学家张仲景虽然青年时代即为一代医学名师，但他仍然谦虚好学，经常四处取经拜师。有一次，张仲景听说岭南有一个叫著羲的人医术颇精，就不远千里，前来拜见。

之后张仲景才知道，著羲保守于医技，其奇方妙药都密不可宣。为学到技艺，蜚声医坛的张仲景决定留下来给著羲做助手。对于这个免费的学徒，著羲自然不排斥，只是一旦涉及核心机密，他便亲力亲为，防范得密不透风。

即便如此，张仲景依然对其谨慎恭敬。张仲景的谦和大度让著羲的老家仆非常钦佩。有一天，他对张仲景说：“我有一秘方，说不定会令你感动我家先生，传授给你些医术绝学。”张仲景疑惑道：“愿闻其详。”家仆压低声音说：“我家先生曾钟情于一才女，此女做的鲜笋宴先生非常爱吃。然而红颜薄命，令先生痛彻心扉。有一年，我随先生游苏州，偶然在一大户人家问诊时，品尝了一道鲜笋宴，先生感慨之余，竟将做这道菜的女仆赎了出来。我想，如果你为先生做这样一道菜，抵得上你在这儿做数年徒工。”没想到张仲景不假思索道：“这道菜我做不得。如果单单是先生喜欢吃，我可以做；但如果会勾起他一段早已结痂的伤心往事，我不能做。”

没想到这番话被偶然路过此处的著羲听到了，他非常感动，随即打破“门规”，将自己的一些绝学倾囊授予张仲景。不仅如此，著羲还成了张仲景一生的密友，他在医学上有什么新发现，都会毫无保留地和张仲景分享。

真正的打动是一种善良的行动。为博得好感而去刻意做一些事情，也许能走捷径，但终会被轻而易举地抛之脑后。只有倾心而为的善意，不虚，不装，才能打动人。

——摘自《意林》